

隨性論書

斯舜威自署



斯舜威 著

杨诚斋云：「万里学书最晚，虽遍参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来未拈出。」当我读到这段话时，被深深打动了。人若能拥有这样的「一瓣香」，哪怕一辈子「未拈出」，也具有无与伦比的美感。我发现，在古往今来的翰

林墨海之中，这样的「瓣香」可谓俯拾皆是，有的显而易见，摇曳绽放，熏染着人们，让人陶然欲醉；有的比较隐秘，甚或被遮蔽，默默孤芳自赏。这本《随性论书》，可以说是「瓣香集」，荟萃了许多古人的「瓣香」。



中国青年出版社

隨性論書

雨
荷
或
自
署

斯舜威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性论书 / 斯舜威著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153—3931—3
I . ①随… II . ①斯… III . ①汉字—书法—文集
IV . ① J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4085 号

原版编辑：彭明榜
本版编辑：王飞宁 + 李佼佼
书籍设计：孙初 + 叶子秋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57350506
门市部电话：(010) 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mm × 1194mm 1 / 32 12 印张 239 千字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377

東坡云細筋入骨



笪重光書箇云人知直畫之力勁而尤忘游絲之力更堅利為鋒平不畫之細絲尤見功力筆雖入流空亦可傳
ふほや糊弄ふほゑ少估量時
眼人一眼便知

去學咀義十七
丙辰歲



《隨性論書》札記之一 斯舜威書

沈存中

云。书法平正美观不出色。譬如三体楷也。又如行草。整求其佳。要到死。于一事。余以是比书。没想到沈翁亦。以是比诗。可見詩書之間。确。已。向。在。取。勝。係。う。す。う。家。

读诗悟书平正美观
斯舜威书

平正

《随性论书》札记之二 斯舜威书

隨園論作詩用韻云詩家性情惱焉所
適又之三韵诗之通也韻乃詩之魂
詩為詩家所依托作詩因之而韻
然思緒時為韻所圍制性情發免
受到羈絆故又需三翻革墨棄韻
之法之說也可雅觀然揮毫創作時
亦需暫忘方能進入之乃其之境
蓋韻之根在于步性情性情隨心所
達方能雅韻悠然而出

讀詩悟書 平生筆墨斯舜威



陳沂之法保集之序李北海書尚
时便為法。北海南歸曰學我者拙以我考
死。平定董云道八個字振齊嚴聯可
以千古傳。當時學李者眾多。之後
學李北海者同様代不乏人。宋歐陽修
便引之。後李北海文獲益不少。直至今日
仍多許為學李北海者。東人就是平
中之一。我只想對李子。方掌說。學尤欲
監。非欲以加借一條路走可乎。

志學題義一十三 刷青



平
刀

方言了哉。論盡不
因多。論少。因少
隨園之余墨。可通乎
是故。錄之。

朱之。亦通乎。又錄之。

讀詩。偶也。甲午夏月。於

西子湖畔

斯舜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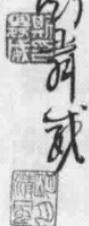


《隨性論書》札記之五 斯舜威書

隨園云：詩者人之精神也。
人老則精神衰，蕙蕪往往多
頹廢浮泛之詞。

書法更加注重神旺氣足，
神衰氣弱必然缺乏神韻。所謂
人書俱老，并非衰老而是蒼
老，辣老到。

讀詩悟書 平生筆跡



《隨性論書》札記之六 斯舜威書

自序

我对历代笔记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特别是魏晋、唐宋、明清笔记，看到即买，有空即读，爱其语言洗练，涵义隽永，蕴不尽之意在言外，如品橄榄，回甘无穷。阅读笔记，不但可以获得丰富的信息资料，更能够获得一种充满愉悦的精神享受。一部《世说新语》，置诸案头，百读不厌，常读常新。这也是历代文人书家都喜欢的文体，特别是文人画兴起之后，书画家们落款题跋、手札酬答，常常用信手拈来的随记体写成。历代书论虽不乏自成体系的宏篇巨构，更多的却是以精炼的笔记体形式呈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偶有感悟，即兴拈来，记录在案，便成佳妙。我在通读苏东坡全集时，留下持久而深刻印象的恰恰是他那短小隽永的尺牍、题跋，见性情，见才识，见真知。

这与中国的文人画传统有关。包括文人书法在内的文人画，追求的是随性率意，直抒胸臆，一派天趣，气韵生动，在笔墨上往往以“逸笔草草”的写意形式来表现，而在文字上，则习

惯于用轻松的笔触来抒发情怀雅趣，作书绘画。而文人画传统，又与禅宗密切相关，禅宗充满机锋的公案片段，带给文人的不仅仅是心灵的顿悟，也有思辨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启迪。

这并不是一本“遵命之作”，也没有刻意为之，而是随性而作的笔记，记录的是阅读的快乐，思绪的火花，是对书论、书艺的点滴感悟。这样坚持了十多年，整个写作过程都是轻松自在的。我曾通读了能够找得到的历代书论，相互比较，系统梳理，或心领神会，或心存疑虑，都随手写成读书笔记，形成了“书学咀华”系列、“翰林杂记”系列等，有些已陆续在书法专业报刊连载。这些笔记体书论，宛若枝枝叶叶，是从传统的森林里捡拾、采撷而来的，凝聚了我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栽种到了现实的土壤中，沐浴了时风时雨，便有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或许能够对当今的书法起到一定借鉴意义。回顾整个阅读和写作过程，可以说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脉络，这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向往之、对文人书法传统的寻觅与承接、对当下书坛丑陋现象的理性批判。我在《书法报》开辟“老子说话”专栏，迄今已经坚持八年，撰写了两百余篇书法时评，在其他专业报刊也开辟专栏，发表了观点鲜明的书评、书论。这些书法时评与这次结集而成的笔记体书论，构成了我对中国书法的一个整体看法，事实上，也表明了我对书法的矢志不渝的追求步履。

杨诚斋云：“万里学书最晚，虽遍参诸方，然袖手一瓣香，

五十年来未拈出。”当我读到这段话时，被深深打动了。人若能拥有这样的“一瓣香”，哪怕一辈子“未拈出”，也具有无与伦比的美感。我发现，在古往今来的翰林墨海之中，这样的“瓣香”可谓俯拾皆是，有的显而易见，摇曳绽放，熏染着人们，让人陶然欲醉；有的比较隐秘，甚或被遮蔽，默默孤芳自赏。这本《随性论书》，可以说是“瓣香集”，荟萃了许多古人的“瓣香”。陶醉之余，想到了和更多的朋友分享，让更多的朋友都沾染到古老的书法艺术所带来的不绝如缕的“余香”。

真正属于我的“一瓣香”，则尚在滋育之中，至今不敢拈出。

斯舜威

2014年8月19日于西子湖畔

目	自序	/	001
录	翰林杂记	/	001
	书学咀华	/	153
	读诗悟书	/	229
	墨苑旧事	/	271
	逸少风流	/	353

翰林杂记

001/152

“天子一召，而至于此。”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也觉得它很对。

“天子一召，而至于此。”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也觉得它很对。

“天子一召，而至于此。”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也觉得它很对。

“天子一召，而至于此。”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也觉得它很对。

“天子一召，而至于此。”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也觉得它很对。

“天子一召，而至于此。”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也觉得它很对。

“天子一召，而至于此。”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也觉得它很对。

“天子一召，而至于此。”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也觉得它很对。

“天子一召，而至于此。”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也觉得它很对。

一

参加“龙泉论剑”，得到一柄龙泉宝剑，归而横置案上。临池面对，忽有所悟。龙泉者，利物也，然收锋藏刃，敛于匣内，则浑然厚朴，沉稳妥贴。倘锋芒毕露，寒光四射，难免会令人惊惧不安。若抽剑弃去，仅余空匣，则又轻飘无物。由是观之，锋不可无，锋贵在藏，锋收锋露，应合乎所需。用笔之道，能作如此观否？

剑道书道，归乎大道。论剑联想到论书，不亦宜乎？

二

余高中毕业，曾在东白山务农四载，上山伐竹，以十数株一捆，呈倒三角架固定之，便于负荷。每株竹均须保持平衡，

搁置时先事掂量，找准重心，做到势顺力合，然后借助倒三角将重量汇集于肩头之上。若毛竹杂然而陈，重心不稳，失去平衡，则虽力能拔山，亦难背负前行。写字不怕笔画繁多，字体繁复，只怕重心失衡，立足不稳，须知横竖撇捺之间，自有均衡机制在焉，上下左右，均需兼顾。流汗背竹时无暇顾及写字，悠闲写字时却念及背竹，亦人生快事也。

三

笔者手之余，手者心之余，心者气韵之余。气韵赖心而生，赖手而传，传诸毫管，传诸笔端，传诸纸上，则满纸生动。故用笔之难，不在运全身之力于握笔挥毫，而难在借全身之力注气韵于毫端纸上。若心无气韵，则虽力有千钧，字必神采全无，力大何益？

四

常云字如其人，则读帖必先识人，了解书家的整体风格面貌。既识人，则字字似曾相识，如见其面，如闻其声，有血肉，有个性，了然于心，而后方可动笔。

五

谢无量的书法充满稚拙气，人称“孩儿体”。于右任曾赞扬谢无量的书法：“笔挟元气，我自愧弗如。”未知于右任所云“元气”，是否与“稚拙气”有关？我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仅仅孩儿式的稚气便佳，那么幼儿园的小朋友学书法岂不出手便了得？其实还是需要有深厚老辣的功夫，只是能藏铁骨于童真，寓老辣于童趣，赤子其人，赤子其心，赤子其子，返璞归真，方能于稚拙中更见元气。

六

余游井冈，偶得旧砚。吴兰修题“端石上品”四字，审之，乃嘉庆年间佳石。

自此爱不释手，凡写字，必用手研之墨。所磨之墨，亦老胡开文旧物。磨墨之时，心气渐定，神情渐凝，及至墨成，逸兴亦浓，展纸挥毫，落笔倍添精神。常思何日能把砚底磨穿，则书艺必臻佳境，于是磨墨日勤，竟不知磨墨为了写字，还是写字为了磨墨。然则耗墨易，耗砚难，不知此生能磨透此砚否？

前人常将“磨墨磨人”并论，高二适诗云“人言磨墨墨磨人，磨穿铁砚始堪珍”。郑孝胥诗云“磨墨磨人更休问”。郑用锡诗云“磨人磨墨总堪怜”。真不知是人磨墨，还是墨磨人也！